

金鷹擎天錄系列

蕭瑟
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昆崙秘府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10

(3)

昆崙秘府

下

金鷹擎天錄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鹰擎天录系列

萧 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7-7/I·744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三十五章	唐门玉女	(699)
第三十六章	雾中魅影	(722)
第三十七章	毒神龙雨	(747)
第三十八章	活佛出门	(767)
第三十九章	姹女柔情	(782)
第四十章	天灵秘府	(799)
第四十一章	三无之毒	(826)
第四十二章	秘府之战	(846)
第四十三章	古剑神异	(869)
第四十四章	再探幽秘	(889)
第四十五章	枭雄之心	(907)
第四十六章	锋芒初露	(925)
第四十七章	武林大势	(943)
第四十八章	天灵真诀	(969)
第四十九章	龙虎交会	(996)
第五十章	一剑光寒	(1022)

第三十五章 唐门玉女

本来顾剑南认为自己突然这么一跳，那只飞蜈必然不能也跟着追下，所以才没有返身将那飞蜈杀了，以免影响自己行动，而被鸠面婆婆追及。

谁知他的双足才一离开石梁，背后咻地一声急响，立刻颈后一痛，几乎像是在脖子上被人砍了一刀。

他马上便知道自己失算了，未能当面对着飞蜈，以致在这刹那间，被飞蜈以较方才更快两倍的速度噬中脖颈。

他心中一沉，也不及多想，运起浑身劲气，护住所有要穴，然后左手飞快地往脑后一伸，疾抓过去。

他虽然没能看到脑后，但是这疾伸而去的一手却恰好抓住那只飞蜈，只听他猛地一声大喝，手掌上力道疾涌，硬生生地将那条飞蜈扯为两断，捏得粉碎。

可是就在这时，他只觉整条脖子连同脑袋都为之麻木，脑海里已没有思想。

所有的思想尚未完全丧失之际，他记得一件事，那便是紧紧地握住伞柄，不能放松一点。

然后在他神智丧失时，依稀听到头上传来鸠面婆婆尖锐的叫声：“那小子已被飞蜈噬中，哈哈！他是死定了！”

接着便听到朴摩天道：“这小子命大得很，我们下去搜！”

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了，因为他神智已丧失，整个人便似置身在黑暗里，再也看不到什么，想不起什么！

可是说也奇怪，他却一直抓住那把铁伞的伞柄，没有丝毫放松，随着寒气上腾，他的身子在铁伞下冉冉坠落……

顾剑南睁开眼睛，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垂满流苏的床上，正纳闷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时，房门开处，一名少女走了进来。

那少女见他醒了，便笑道：“你终于醒了。”

顾剑南道：“是姑娘救了我？请问姑娘贵姓？”

少女道：“我叫唐凤霖，是你祁白叔叔托我照顾你的，你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

顾剑南一愕，待向唐凤霖问个端详之际，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之声，唐凤霖转首问道：“是谁？”

门外有人应声道：“小的是罗福。”

唐凤霖站了起来，问道：“哦，有什么事吗？”

罗福在门外道：“唐姑娘，您命小的替您煎的药已经好了，是不是要给您送来？”

唐凤霖走到了门口，微微启开一线，对着门外点了点头道：“麻烦你这就去端来吧！我哥哥已经醒来了，服下这帖药，我想过不了两天便会好的。”

罗福站在门外应声道：“姑娘的医术高明，我们店主还要请您多多指点我们小主人。”

唐凤霖笑了笑：“我这点医术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有机会我是要与你们小主人切磋一番……”她话声一顿，道：“你现在就去把药端来吧！”

罗福应了声道：“小的这就把药端来。”

唐凤霖把门关上了，转过身来走到床边道：“我本来是半夜

敲开这家药铺的大门，那时因为你中毒过深，是以态度颇为不好，可是这儿的店主父子却是和蔼可亲，一听我说及你中了毒，立即连夜让出一间房来。”

顾剑南道：“哦，等我好了，我是该亲自向他们道谢。”

唐凤霖笑了笑：“他们也说过等你的病毒好了，也要来见你。”

顾剑南道：“这两天真累倒你了，我更应该向你道谢。”

唐凤霖道：“这也没有什么，好在这儿罗老先生对我们非常照顾，他特别将罗福派来，命他帮我调配药，料理杂务事，若非是他，我真有些地方忙不过来呢！”

顾剑南一听她的话，心中安定不少，忖道：“这两天来帮我服药、解衣等等杂事的，必定是那个罗福。”

他想了想，突然问道：“唐姑娘，我那祈叔叔可晓得我在这儿疗毒？”

他这句话突如其来地说了出来，唐凤霖立即为之一怔，道：“他……”她的话声一顿，随即便道：“当然他是知道你在这儿的。”

顾剑南问道：“他们此刻又住何处，难道他们也没有来看看我……”

唐凤霖道：“他们……”

她刚说到这里，门外传来罗福之声音道：“唐姑娘，药端来了。”

唐凤霖站了起来，刚刚走了两步，又回头道：“顾公子，我对他们说过你是我的哥哥，等会儿……”

顾剑南淡淡一笑，道：“我会对他们说我姓唐，是你的兄长。”

唐凤霖歉然一笑道：“顾公子，请原谅我这么做，当时实在是……”

顾剑南笑了笑：“我知道的，你去开门吧！”

他望着唐凤霖那婀娜的背影，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个意念，要拿她跟梅冷雪比较一番。

可是他这个意念刚刚萌起，立即硬将之抑止下去，忖道：“我怎会有这个想法？她虽然长得很美，但是与冷雪相较起来，却是差得甚远，更何况冷雪在我心中的位置是如此重要，又怎是唐凤霖所能比的……”

唐凤霖将门启开，一个三十多岁，仆役装束的汉子端着一个小钵走了进来，他一见到顾剑南睁着眼睛望他，笑着招呼道：“唐公子，您醒来了。”

顾剑南虽然曾经用过假名，但没有连姓也改了，刚才他虽然答应唐凤霖以兄妹称呼，可是此刻听人称呼他为唐公子，深深觉得听来颇不顺耳。

他皱了皱眉，还未说话，已听得唐凤霖道：“南哥，人家在招呼你呢？”

顾剑南连忙点了点头道：“这位便是罗管家吗？刚才我听我妹妹说过这两天多亏得你着意照顾，真是麻烦你了。”

罗福一听顾剑南称他为管家，不禁高兴地说道：“这是哪儿话，唐公子您是太客气了，这两天小的只是听唐姑娘的吩咐做事，并没有什么麻烦……”

顾剑南道：“等我的身体好了，我是要亲自向令主人罗老先生道谢的。”

罗福笑道：“我们店主对于唐姑娘如此年轻，医术却很高明之事，感到非常钦佩，尤其他老人家听唐姑娘说起这都是跟唐公子您学的，他更是惊奇不已，只等公子您病体一好，他便要亲自向您请教。”

顾剑南望了唐凤霖一眼，暗道：“她也真是的，怎么会说我

精通医道？若是那姓罗的店主向我请教，我又该对他怎么说？”

唐凤霖似是知道顾剑南此刻心中所想，微微地一笑，道：“罗福，你把药放下吧！等我哥哥的病一好，他会去拜访罗老先生的！”

罗福把药摆在茶几上，道：“唐公子，但愿您的病体早日痊愈，好让我们店主早日向您请益。”

顾剑南颌首道：“多谢你的关怀，请禀告罗老先生，说我谢谢他的照顾。”

罗福诚挚地道：“唐公子，您只管静心养病吧！若有什么需要，随时叫唤小的便是。”

说着，他便退了出去。

顾剑南见到他离去，赞道：“这人倒是很诚朴的，礼貌也周到……”

唐凤霖撇嘴一笑道：“这还不是银子的功效！像这种下人，只要对他们松点手，便可以使他们卖命！”

顾剑南也不愿意辩驳她的话，笑了笑道：“您对他们说我医术高明，若是他们真的向我‘请教’，我又该如何应付他们？”

唐凤霖笑道：“等你的身体一好，我们还在这儿逗留下去不成？你又何必担心害怕他们真的向你请教？”

顾剑南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唐凤霖笑了笑道：“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你快服下这帖药吧！”

她端起药来，道：“其实你体内的剧毒已经清除干净了，这帖药不过是补偿一下你消耗的体力……”

顾剑南道：“我现在很好，倒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尤其是炉里燃着的那股香味，更是使我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唐凤霖笑了笑道：“这是罗老先生珍藏的龙涎香，对于你的身体裨益最大了，不但能使你体内的余毒从毛孔泄出，而且更能

增加你的体力。”

说话之间，她已走到顾剑南的床前，坐在椅上，道：“要不要我扶你起来把药服下？”

顾剑南赶忙摇头道：“我……这个不必了，我自己喝下便是……”

唐凤霖诧异地道：“你……”

她话声一顿，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飞起一片红云，道：“我把药放在这儿，你自己趁热喝下吧！”

说着，站了起来道：“我出去走走，等会儿再进来。”

顾剑南看到她这个样子，心中也是非常明白，他也没说什么，仅是点了点头，道：“您去吧，我喝完了药，或许还想睡一会儿。”

唐凤霖深深地望了他一眼，道：“那么我到吃晚饭的时候再来唤你，你尽管安心睡吧！”

顾剑南看着她走出去，在被里静静地躺了一会，方始掀开被褥下床。

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搁在桌上的衣服穿上，这才心中安定下来。

在室中走了两圈，他觉得全身舒适，已不若前两天那样，不但真气提不起来，而且四肢无力，昏迷不醒。

此时，他虽然觉得体质有点虚弱，仿佛跑了几个昼夜那样疲累，但是真气已经运用自如了。

他暗自思忖道：“服下了这帖药，我想，静静的运一会儿功，必定可以恢复原先的体力……”

由于两三天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中，此时只略为活动一下松散的筋骨，便已觉得有点累，所以他不再多动，端起了那钵药，喝了下去。

深深地嘘了口气，他慢慢地喝了一杯水，然后漱了漱口，脱鞋上床，调息运功。

或许是因为体内剧毒刚除去，他只觉心中意念非常活跃，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凝气运功。

运功完毕，周身舒畅不少，大病初愈，疲倦非常，不知不觉躺下睡着了。

一觉醒来，室内黝黑，抬头望了望窗外，暮色已经降临，炉中的香料已经熄灭，显得格外的宁静。

他此时只觉精神饱满，体力充沛，体内真气，随着举手投足便能运用自如，不但较之未中毒之前未见减退，反而好似有所增进。

他心中很是高兴，忖道：“依照这种趋势，我用不了多久的功夫，便能超过朴摩天，如今最重要的只是搏斗经验的历练而已。”

他下床穿鞋整了整衣服，暗道：“唐姑娘曾说在吃晚饭的时候唤我，现在时候该到了，她又怎么没来？看这屋里的情形她好似一直都没进来过，不然应该把灯点上才对。”

他走到门前，缓缓拉开了门，只见门外是一个小天井，前面房舍相连，也不知道有多深多长。

他反手掩上了门，左右望了望，只见一排三间房屋，都是黑黝黝的，好似屋里都没有人。

他心中颇为诧异，忖道：“看这间药店的气派不小，应该有不少下役之人才对，怎么在掌灯的时分，却是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他高声呼唤道：“罗福！罗福！”

话声传出去，不见有人回答。

顾剑南心中正诧异之际，突然听得前面传来一声惨凄之声。

他微微一怔，又听得顺风传来唐凤霖的喝叱之声。

他愕然忖道：“这是怎么回事，好像她在跟人动手！”

他步下石阶穿过麻石铺就的天井，匆匆地往前面行去。

他才踏上门槛步入角首，已见到一个人匆匆地奔将过来。

顾剑南的目光锐利无比，一见到那人，即便看出他正是罗福。

罗福好似心中有事，飞快地奔了过来，在这条黝黑的通道里，刚刚看到前面有人，已经冲到顾剑南的面前。

顾剑南微微一让，伸手将他的臂膀抓住，问道：“罗福，什么事这么急？”

罗福啊地一声惊叫，定过神来，这才看清楚抓住他的是顾剑南。

他大喜道：“原来是唐公子，你的病好了吧？”

顾剑南颌首道：“我已经好了啊！有什么事？”

罗福喘了口气道：“唐公子，你快点去，唐姑娘跟人打起架来了。”

顾剑南一愣道：“什么？她跟人打架？为什么？”

罗福道：“有人要强买小店的龙涎香，我们店主不卖，竟被那人打伤，是以唐姑娘看不惯，所以才……”

顾剑南哦了一声问道：“现在又怎么样了？”

罗福道：“那来强买龙涎香的是两个身穿红袍的和尚，被唐姑娘打倒了，接着又跑来了几个红衣服和尚，他们几个人一齐围着唐姑娘，打得现在唐姑娘已经吃不消了，所以小的才……”

顾剑南皱了皱眉，暗忖道：“红衣服和尚？莫非是丹珠活佛从藏土带来的红衣喇嘛不成……”

罗福见他沉默不语，又说道：“唐姑娘本不叫小的唤您，可是小的见到那些野和尚太厉害了，所以偷偷地跑来……”

他望了望顾剑南道：“唐公子，请你不要跟唐姑娘说起是小的跑来唤您，因为她深恐您的病……”

顾剑南淡然一笑道：“我不会告诉她的！”

罗福见他要走，忙着又道：“唐公子，那些和尚都非常厉害的，您要小心点。”

顾剑南回过头来，笑了笑道：“我跟他们评理就是，如果他们不讲理，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他们，你放心好了。”

说着，已快步往前面行去。

罗福站在那儿，想了想，又不放心地追了上来道：“公子，那些野和尚都是不讲理的，您可不能跟他们讲道理，小的看您的样子好像并不会功夫，最好还是别去。”

顾剑南暗忖道：“这些做下人的，嘴巴怎会如此之多？也不管人家听得厌不厌烦！”

顾剑南也明白罗福纯是一番好意叮咛自己，但是实在讨厌他跟在他身后啰嗦不停，也懒得理会他，加紧步子往前店奔去。

罗福跟在他的后面，一面呼叫着，一面拔步急追，可是尽管他用尽了全身气力，也追赶不上。

顾剑南一连穿过了两座天井，已听得前面传来呼喝之声，鼻中也自嗅得了一股浓浓的药味，他知道自己已将走到店房。

又通过了一条短短的通道，他的眼前一亮，已经跨进一间宽敞的屋中。

他的脚步微微一顿，目光飞快地在屋里逡巡了一遍，只见靠着四壁堆满了橱柜，橱上到处都是抽屉，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许多药名。

靠着右首壁橱边，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柜台，柜台上除了一叠叠的白纸之外，便是几个小秤。

他目光从挂在墙上的几个大匾上移过，落在门口，只见门边

挤满了七八个人，一个个全都翘首往外望去，神态颇为紧张。

顾剑南悄悄地走了过去，挤在后面扬首往店外望将出去。

首先他看到的是倒在地上的两个红衣喇嘛，映着从每一家門口照出来的灯光望去，顾剑南只见那两个红衣喇嘛全都是脸色乌黑，嘴角流血，显然全都是中毒而死的。

顾剑南摇了摇头，暗忖道：“这丫头除了使毒之外，难道便不能施出别的武功？”

他的目光转移到街心，在那儿，他可以看到五个高大的喇嘛将唐凤霖团团围住，人影穿梭之下，唐凤霖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顾剑南一看便知道唐凤霖虽然落在下风，可是那几个喇嘛也因为忌惮她的毒功，不敢过于进逼，是以她一时之间还不致于落败。

唐凤霖仗着轻灵的身法，在那密密的掌影之下，跳跃腾闪，好几次想要从怀中掏出毒药暗器，却被那些雄浑的掌风逼得无法腾出手来。

顾剑南默然地望了一会，只见那五个喇嘛步法交错，有似走马灯的不时变换身形，远望过去就恍如一道红色的大筐，逐渐地收拢。

他皱了皱眉，暗忖道：“丹珠活佛的确厉害，单看他寺中的这几个喇嘛，武功并不如何高明，却凭着身法的巧妙配合，便已将唐凤霖困得死死的，若非她露出两手使毒的本领，恐怕早已落败了！”

可是尽管如此，唐凤霖却已额头见汗，眼见她就算不被那些红衣喇嘛薄扇似的巨掌所击中，也将会活活地被困死。

顾剑南在三年前曾经见过丹珠活佛手下的三个大喇嘛，那三个喇嘛全都练有藏土“大手印”神功，内力也较之这个喇嘛要高

明得多了。

他暗忖道：“此刻若是那三个喇嘛在此，恐怕唐凤霖早已受伤被擒，否则凭她的内力又怎能支持如此之久？可是反过来说，若是她的内力够强，敢跟这几个喇嘛对掌的话，这几个二流高手早就中毒身死了！”

他正想到这里，只听得其中一个喇嘛用藏语说了几句话，其余的四个喇嘛齐声吆喝一声，接着他们的身形突然一顿，每人的左臂齐都搭在旁边那人的右肩之上。

唐凤霖何等灵巧？她一见那五个喇嘛急攻之势一停，身形一动，立即斜飞而起，欲待冲出包围圈之外。

可是她的双脚才一离地，那五个喇嘛已在同一时间，同一动作地推出一掌。

红袍齐飞，掌势才一发出，唐凤霖那急速跃起的身躯已在空中微微一停，衣袂被劈出的掌风吹得倒拂而起。

她的脸色一变，双掌自肋下穿出，汇紧一起，疾推而去。

只听得空中起了一股闷雷似的郁响，唐凤霖已尖叫一声，整个身躯倒翻出去。

那些站在街道两旁观战的人群闪，齐都发出一声惊呼，在这冬日的黄昏里，这阵呼声是如此的响亮，顿时将唐凤霖的尖叫之声，掩盖下去。

就在这阵洪亮的惊呼之声刚一响起的同时，只见一条人影有如电闪，自檐下飞跃而出。

那些红衣喇嘛合力推出一掌，将唐凤霖击得倒翻出去，很快掌刃一翻，接着又拍将过去。

显然他们恨极唐凤霖，虽然见到她已中掌受伤，可是却依然不放过她，想加上一掌置她于死命。

他们的掌刃一翻转过来，那条灰色的人影已经疾射而至，随

着左手一操，已将倒翻跌下的唐凤霖齐腰搂住。

唐凤霖一跌落那人的怀中，这五个喇嘛合击而出的第二掌也已连环劈到。

只见那人身在空中，右手大袖一展，迎着空中劈到的那股雄浑劲道挥将过去。

只听得嘭然一声巨响，两股劲道在空中相触，气劲激涌漩飞，卷起街心的碎石粉屑，一齐散向空中。

那五个红衣喇嘛本来是成环状的搭臂而立，此时随着扬起的碎石，一齐往后倒去。

他们的手臂再也搭接不住，重心一失，五个人就似五只元宝似的倒翻落地。

由于那股冲击的力道分散开来，是以每一个人所接受的劲力激荡不大，因此他们刚一跌翻于地，立即便又挺身一跃而起。

但是这一刹，他们的面上全都布满了惊骇之容，十双眼睛齐都凝聚成一束，往那突然出现，仅以一人之力，将他们五人合击之功击败的灰衣人望将过去。

当他们见到那灰衣人左手搂着唐凤霖，右手斜抚小腹，昂然挺立着时，每一个人的眼中立刻便浮现起惊凛畏惧之色。

因为他们看到的那个灰衣人竟是如此年轻，以他们的想象，这能够接下他们合力一击的人，必定是武林中成名数十年的绝顶高手。

否则，便不会有如此充沛的内力，竟能独手与他们五人汇聚之力对抗。

但是此刻眼前所见的竟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外，这怎不叫他们惊奇之中而觉得凛异？凛异之中又感到畏缩起来？

这时，那许多远远站立在街道两旁屋檐下观战的人也似全都惊得呆住了，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丝声音，是以整条街道一片死

寂。

那些人无数道的目光全都凝聚在那个灰衣人的身上，就在一片死寂中，突然听到唐凤霖呻吟一声道：“南哥，你的病刚好，不要跟他们……”

顾剑南闻声将那道凌厉的目光收回，俯望着唐凤霖，只见她的嘴角挂着一丝血水，双唇蠕动着，话还没说完，螭首便已一垂，昏了过去！

顾剑南顿时只觉得心中情绪激荡无比，其中混杂着歉疚、感动与后悔。

他真没想到唐凤霖受伤得如此之重，却还是念念不忘于他的病毒刚好，叫他不要与那五个红衣喇嘛搏斗。

她仅仅说了这么半句话，便十足地将她心中的情意完全表露了出来。

顾剑南并非傻瓜，他又怎么不知道，一个少女若非是深爱着一个男人，她不会将整个心意都摆在他的身上，在急难之时，先顾及对方的安全，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

仅仅是这么寥寥的半句话，但是却胜过千百句话，这半句话听进顾剑南的心中，真使得他感动无比。

他心情激动地付道：“她无时无刻不顾及到我，可是我却对她……”

霎时，他的心里便涌现起歉疚之情，付道：“唉！我为什么不在这五个喇嘛刚一变换身法之时便挺身而出，偏偏要先看看他们到底是何要那样做的原因，结果却因一念之差，而使得她受此重伤……”

他的心中涌现起种种复杂的情绪，很快地，这股情绪转变为愤怒与悔恨。

他抬起头来，狠狠地望了那五个喇嘛一眼，沉声道：“你们